

向阳而生，便是生活

生活物语

刘红菱

小时候，家里的长辈总念叨换牙的规矩：下排牙掉了，一定要用力抛向屋顶高处；上排牙掉了，就得小心地塞进床底。据说这样，牙齿便会遵循某种神秘的法则——抛向高处的牙齿，会带着向上的力量破土重生；藏进床底的牙齿，则能铆足了劲向下扎根。

在奶奶家的老瓦房前抛乳牙时，我的目光追着那道小小的抛物线，总会落在瓦缝间星星点点的小花上。它们花瓣单薄，却开得热闹闹。那些绿得发亮的尖细叶片，整齐地排列在细茎两侧，像藏着某种神秘的生命

密码。我傻乎乎地认定，这些花，就是落在瓦缝里的乳牙开出来的，以另一种鲜活的形式，悄悄延续着成长的印记。

有位作家曾说：“人要从爱植物开始才能爱生命，才能拥有真正的生活。”人到中年，早已褪去年轻时的浮躁莽撞，性子慢慢沉了下来，竟也爱上了侍弄花草。随意撒落的花籽，过几个月开出了艳丽的花；奄奄一息的茉莉枯枝上，突然冒出翡翠般的新叶。这些细碎的瞬间，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的感动与欢喜。

初养花时，我总以为凭着一腔热忱，就能

让花草枝繁叶茂。“庭前八月梨枣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”，我守着阳台的花花草草，浇水、施肥、松土，殷勤得不输诗里上树摘果的孩童。可我终究低估了广东漫长的炎夏——10个月的高温炙烤，说来就来的台风，更忘了花草和人一样，各有各的脾性。阳台上的花草陆续变得黄瘦、枯萎，最终无声无息地凋零。花盆里败落的枝条、卷曲的黄叶都在告诉我：养花，从来不是一件易事。

当阳台重归寂静，只剩下几盆绿萝和吊兰勉强维持着生机。我蹲在空花盆间，徒劳地翻动板结的土壤，试图寻到一丝救活的可能。邻居瞧见我的不甘心，从她家阳台折了几根带着花苞的枝条递给我。“这是太阳花。”她说，“只要有太阳，就会开花。”她的语气太过轻松，竟让我生出几分被嘲笑养花笨拙的窘迫感。

我半信半疑地将这些看似脆弱的枝条插进土里，没想到第二天清晨，它们竟真的绽放了。小小的花朵迎着晨光舒展，五片或多片花瓣簇拥着金黄的花心，细如针尖的叶片整齐排列在茎上。一股熟悉的暖意猛地涌上心头——这不就是奶奶家瓦缝里的小花吗？30年前，它们就是这样，在瓦缝的泥土里倔

强地探出头来。

刹那间，时光仿佛折叠，记忆与现实在此刻交汇。那些瓦缝里倔强生长的野花，跨越漫长岁月，以太阳花的模样，重新绽放在我的生命里。我忽然懂得，生命的真谛，就藏在这看似偶然的重逢与循环里。我们总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，寻觅所谓的特别，却忘了最珍贵的东西，往往就藏在最初的记忆里，藏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熟悉角落。

太阳花从不需要昂贵的肥料和精心的呵护，一点泥土、一缕阳光，便足以让它热烈绽放。小时候我总问奶奶，瓦缝里的花是谁种的，奶奶笑着说：“日头晒够的地方，自己就会长出宝贝。”如今我终于懂得：有些生命从不刻意强求，给点阳光就灿烂，给点泥土就扎根。这太阳花，才是最懂过日子的——不贪心，不较劲，随遇而安，向阳而生。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奔波半生，最想活成的模样？人到中年，所求的不过是像瓦缝里的野花那样，哪怕身处逼仄角落，也能咄摸出生活的甜。

多年以后，我终于完成了对一种花的认识。原来从老瓦房的瓦缝，到中年阳台的花盆，那朵向阳而生的小花，一直都在教我如何生长，如何生活。

岁月无声

腊八粥里的岁时暖

闫瑞峰

深蓝色的天幕依旧垂在窗边，空气里漫着一股钻骨的清冷。天还未透亮，乡下的厨房已亮起点点灯火，陶罐与柴火在灶台上窸窣私语，细碎的声响漫过矮墙，将尚在熟睡的我轻轻唤醒。这一日的烟火气，便从熬煮一碗腊八粥开始。这碗粥，熬着千年的时光，也盛着寻常人家的岁末温暖。

古人将十二月称为腊月，腊日最初是冬至过后的第三个戌日，是祭祀神明的日子。自魏晋南北朝起，腊日才被固定在腊月初八。晋人裴秀在《大腊》中写道：“岁事告成，八蜡报勤。”那时的腊日，是用酒肉祭天谢神的庄重仪式，直到后世，才渐渐褪去肃穆的外衣，添了烟火气与人情味，化作寻常人家餐桌上的暖粥时光。

南宋文人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记载：“用胡桃、松子、乳蕈、柿、栗之类做粥，谓之腊八粥。”天还未亮，母亲便起身清洗昨夜泡好的谷物。糯米、莲子、芸豆在瓦盆里舒展着身子，红枣、栗子、核桃在竹筛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土灶里的柴火噼里啪啦作响，火苗温柔地舔舐着陶罐底。食材要分先后入锅，难煮的芸豆先下锅，过一会儿再放入栗子、核桃，最后铺上糯米和红枣。火候的拿捏要恰到好处，既要將豆子煮得软烂，又要留住米粒的嚼劲。中国有些地方有“天不亮吃完腊八”的讲究，吃粥前还要先供奉祖先与家神，再分一些给鸡鸭和树木。民谣里唱：“鸡儿鸡儿吃腊八，吃到肚里扁疙瘩，树儿树儿吃腊八，吃了腊八长丈八”，字里行间藏着古人对世间万物的美好期许。

粥香袅袅散开时，小巷也渐渐热闹起来。宋代的乡村里，陆游拄着竹杖在西村漫步，写下“今朝佛粥更相馈，反觉江村节物新”的诗句。彼时，街坊邻里提着食盒互相馈赠粥品，瓷碗碰撞的轻响伴着寒喧的暖意，驱散了冬日的凛冽寒风。老人坐在门槛上，挑出粥里的红枣喂给娃娃，丝丝甜味在舌尖化开，成了腊八最深的记忆。

粥香袅袅散开时，小巷也渐渐热闹起来。宋代的乡村里，陆游拄着竹杖在西村漫步，写下“今朝佛粥更相馈，反觉江村节物新”的诗句。彼时，街坊邻里提着食盒互相馈赠粥品，瓷碗碰撞的轻响伴着寒喧的暖意，驱散了冬日的凛冽寒风。老人坐在门槛上，挑出粥里的红枣喂给娃娃，丝丝甜味在舌尖化开，成了腊八最深的记忆。

粥香袅袅散开时，小巷也渐渐热闹起来。宋代的乡村里，陆游拄着竹杖在西村漫步，写下“今朝佛粥更相馈，反觉江村节物新”的诗句。彼时，街坊邻里提着食盒互相馈赠粥品，瓷碗碰撞的轻响伴着寒喧的暖意，驱散了冬日的凛冽寒风。老人坐在门槛上，挑出粥里的红枣喂给娃娃，丝丝甜味在舌尖化开，成了腊八最深的记忆。

文人笔下的腊八，藏着万般心绪。杜甫笔下的腊日，虽有“冻全消”的暖意，却因缠身的朝廷事务，纵有饮酒的兴致也难以尽兴；苏轼贬谪黄州时的腊八，与友人张怀民围坐暖阁，“烘暖烧香阁，轻寒浴佛天”，一碗粥、一杯酒，道尽老友相伴的悠闲。而寻常人家的腊八，没有这般雅致的笔墨，却有着最真切烟火气——主妇守着灶台，握着长柄勺不时搅动，防止粥底粘锅；孩童踮着脚尖扒着灶台沿，趁大人不注意偷一颗红枣塞进嘴里，甜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

宋代十二月初八这一天，僧尼们会举行“浴佛会”，向信众赠送“七宝五味粥”。因此，腊八节又称“腊日祭”“腊八祭”“王侯腊”等。到了明朝，除了腊八粥，还兴起了吃腊八面的习俗。腊八这天，朝廷会在紫禁城奉天门设宴赏赐百官。或许是觉得在庄重的国宴上喝粥略显不雅，皇帝赏赐给百官的，竟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面。

日上竿头，整个村子都被腊八粥的香气包裹。喝下一碗热粥，暖意从胃里缓缓淌到脚尖。老话讲“过了腊八，长一杈把”，这锅粥熬煮的，何止是糯米与豆子，更是对春天的期盼，对山河岁月流转的敬重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腊八一过，年的脚步就近了。腊八粥的香气飘过岁末，牵着新年的衣角款款而来。这碗传承千年的美食，藏着古人的诗词雅韵，也藏着最朴素的人情往来。愿这粥香浸着诗味，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；愿我们都能在烟火人间，与诗词邂逅，与美好相逢，静候新年的到来。

诗歌

崖门古炮台

何耀超

一把拉满的巨弓
紧绷着神经
瞄准崖门出海口
守护着每一寸河山

不是利箭
而是一门门铁炮
炮膛锈迹斑斑
雄姿犹在

波浪不断拍打
是将士排山倒海的怒吼
是炮弹轮番的轰炸
壮烈而荡气回肠

炮台上的老木棉
绽放满树鲜艳
宛如一面坚立的令旗
镌刻着不朽荣光

夜跑观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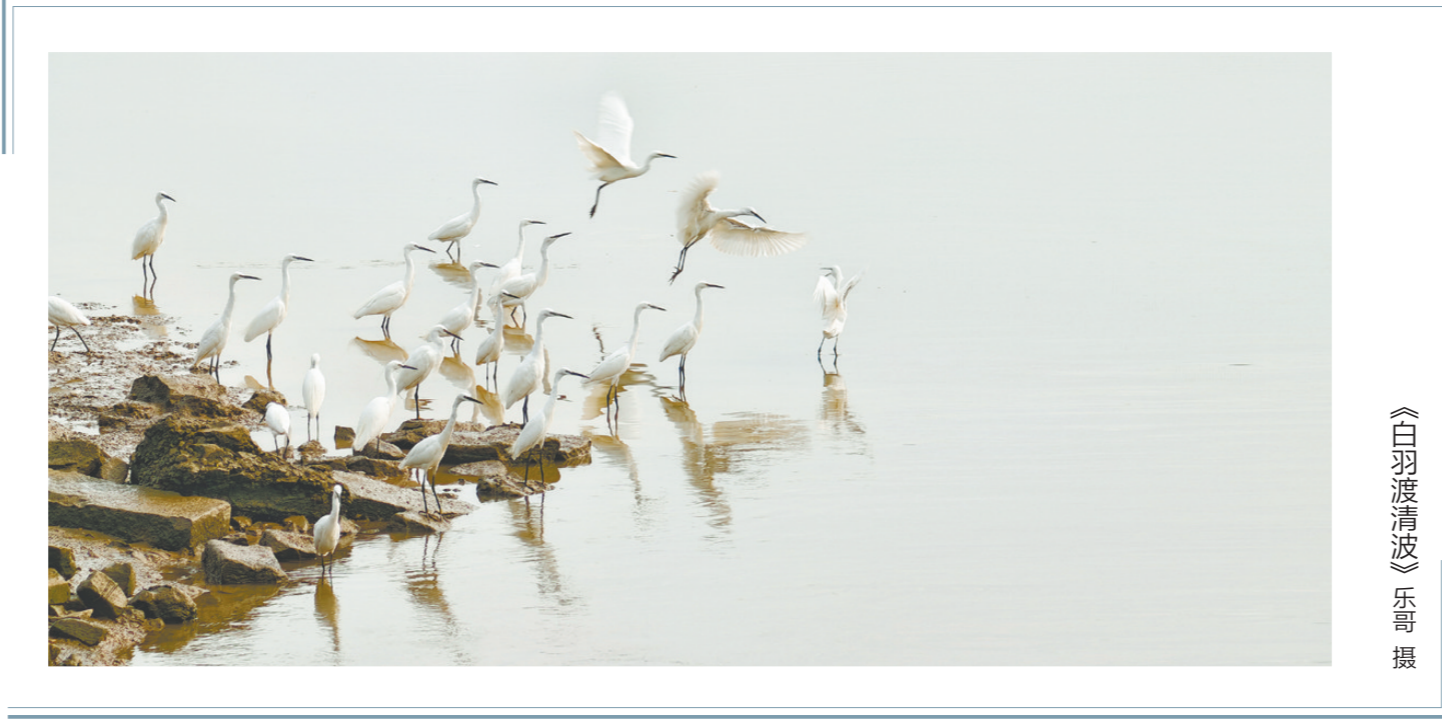
徐至阳

我想
我生来是天空的同类
要不然
我怎么会爱上夜的眼睛

群星停止闪烁
似在斥责我的无礼
但我知道
也许她们对我也有兴趣

人群穿过我
明明我才是跑者
可为什么他们的步伐
比我的更加匆忙
是因为他们不知夜的美好
还是早就习以为常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

《白羽渡清波》 乐哥 摄

檐下絮语

草坪里记

宋洁民

台山水步镇有个小村庄，名唤草坪里。村子不大，面积仅9.5万平方米，住着52户人家。相传清朝道光年间，先民便在此立村定居，距今已有160余年；若追溯更早的渊源，还能上及明朝洪武年间，算来已有500余年历史。如今的草坪里，既是沉淀岁月的古村落，亦是声名远播的“网红村”，更是实打实的“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”。

这片土地的前世，原是河流冲积而成的小小平原，岁月流转间，渐渐演化为一派青青草地，“草坪里”这个满含诗意的名字便由此而来。一代又一代草坪里人在此扎根落户、繁衍生息，将缕缕人间烟火，绵延至今未曾断绝。

不久前，我踏访了这片心仪已久的乡野。怀着对诗意田园的好奇，刚下车便迫不及待地环望四周。眼前的小村庄，被大片田亩、一湾绿植与一条蜿蜒相伴的河流温柔环抱。只是深秋的小河褪去了往日的欢腾，仅盛着半河浅流，水底的沙洲一块块裸露在天光下。水流迟缓，反倒成就了河渠间安谧恬静的氛围。收割后的田野虽不复往日黄绿交织的斑斓，乡野间的绿意却依旧浓郁盎然，仿佛仍攥着盛夏的余温不肯松手。

我从长长的草坪桥走下，转身拐入左侧的人行小径，先与几座古朴的乡人宗祠遥遥相望，又与一间冰饮咖啡小屋擦肩而过，此时距草坪里牌坊已不足十余步之遥。

村前的河流狭长平缓，没有大江大河的浩浩荡荡，更无苍茫壮阔之感。它不急不缓地流淌，载着关于青草坪的旧忆，潜行在两岸树影之中。阳光穿透层层叠叠的枝叶，洒在平静的水面上，令波光忽明忽暗。小河一路轻抚岸线，绕着草坪里悄然前行，行至一片平坦的水埠头便放缓了脚步——这里便是草坪码头，曾是村庄通往外界最便捷的门户。昔日，这里是村民出乡营生、归乡休憩的起点与

终点，承载过背井离乡的愁绪，沉淀过游子归乡的欣喜，也藏过无数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的踟蹰。百年码头，解缆扬帆无数，迎来送往了几多离愁与乡愁，恰如诗句所云：“古渡轻舟碧水澜，曾迎归棹送征帆。草坪风暖炊烟起，谁载乡愁梦里还。”

有故事的乡野，必藏古树。草坪码头旁，3棵百年鱼木花树立于水岸，据说是早年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栽种的稀有树种。这3棵古树在此扎根百年，见证了草坪里的风雨变迁，共享阳光雨露，同沐乡土滋养，如今已长得高大挺拔，蓊郁枝叶为码头投下浓密绿荫。它们以枝繁叶茂的生机回报乡土，待来年四五月份，便会绽放出满树繁花——初开时洁白，数日后渐染金黄，长长的紫红色花丝如蝴蝶触须，微风过处似“黄金雨”洒落，铺就一片浪漫花海。其中一棵傍水而生的古树，虽已逾百岁高龄，却依旧俏皮，枝梢轻探水面，撩拨着缓缓流淌的河水。

村边的老牌坊、水岸的古码头、古树浓荫、贯穿村落的石板老街，还有横竖规整的老宅古建，皆历经沧桑，以百年沉淀的温润气韵，迎接八方来客。草坪里的美，从不需浓妆艳抹，素面朝天便自带端庄朴实的风骨。驻足凝望老宅古屋，仿佛能听见尘封历史的回响。这些建筑或建于清代，或落成于民国，青砖垒砌的墙壁以砖缝勾勒出利落线条，既有岭南特色的趟栊木门，亦有西洋风格的罗马立柱，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印记。空屋中的厚尘、庭院里的青苔、小径旁的野草、残垣上的落叶，都在静静诉说着世事盛衰与岁月无常。

从宗祠的考究建制中，可见先人对家族传承的郑重；从如今对宗祠的修缮保护里，更能感受村民对文脉延续的虔诚。草坪里的宗祠或兴于清、或建于民国，殿内殿外皆透着肃然穆静。国人的祠堂，从来都是凝聚乡心、传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

江 门 日 报 社